



村民49%+村集体51%，玉环干江“股份众筹”发展旅游——

村民变股民，村庄变景区

本报记者卢珍珍/摄

“玉环上栈头村，你知道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有玻璃吊桥，还能看海的地方。”
“哦，知道，知道。”
……

近几年，玻璃吊桥、悬空秋千、高空玻璃漂流等网红旅游项目，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这个不知名的海边小镇，它叫干江镇。

所有的改变，都从2018年开始。干江镇上栈头村最先探索了“4951”模式，村民变股民，大家“股份众筹”发展乡村旅游，最后将村里的资源变资产，村庄变成了景区，重要的是，村民的腰包鼓了，致富之路，谁都没有落下。

“股份众筹”机制，瞬间在干江镇的其他村落蔓延开来，实现乡村共同富裕，他们贡献了独一无二的“干江样本”。

“4951”模式

上栈头村，是古时远近闻名的“海上客棧”，村内较好地保留了古牌坊、栈头船坞等传统建筑。这里面朝东海，春暖花开。

因其地处深山之中，上栈头村的美，一直尤为低调。

“我们当时是贫困村，村集体收入不到8000元，村里当时就想着怎么搞项目，让老百姓致富。”上栈头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吴法林说。

“上栈头村面朝大海，我们就要利用地理位置资源搞旅游。”当时网络上走红的玻璃吊桥吸引了他们。

项目选好了，钱从哪里来？
有两种方案供选择，一种是引进工商资本来投资，双方利益分成；另一种是村民众筹，自己运营。

村民选择了后一种。
“村民自愿入股，一股2500元，按户口上的人口数入股，村干部和老百姓都一样，谁都不例外。”上栈头村通过“村民49%+村集体51%”的股权分配比例筹措资金，并注册成立了浙江栈头渔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。

第一轮，上栈头村全村1036人，自愿入股的有810人。

2018年12月，上栈头村的玻璃吊桥正式营业，并开始在网上走红。“温州，还有江西、安徽的外省游客都过来了。”干江镇团委书记、乡村振兴办主任刘馨馨说。

上栈头村出圈了。
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玻璃吊桥上栈头村带来了400多万元的利润。“这对我们来说，是个天文数字。”旅游经济带来的可观收入，让上栈头村走出了贫困。

“盈利的这部分钱，按照当时的比例，每个股民能分到2000多元，但是村民的建议是，继续投资项目。”最终，每人每股分红收到1000元。“我们慢慢分红，旅游项目从1个增加到10多个，总体投资3000多万元。”吴法林说。

“我们的思路，就是乡村振兴，共同富裕。大家的收入都是平均，村民对我们村干部就很信任，我们迁了150多处坟墓，为什么能做这个工作，因为老百姓都有自己的股份，村民就是股东。”“4951”模式，让村民更加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，旅游旺季，村里堵车了，村民自觉积极引导。

旅游项目创新

上栈头村的致富路径，让干江镇的其他村落看到了“钱景”，炮台村、垟坑村等纷纷实行“股份众筹”机制，一同致富。

上栈头村注册成立浙江栈头渔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发展“美丽乡村+游乐”；炮台村开办浙江炮台红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发展“美丽乡村+红色旅游”；上栈头村、白毛岙村、炮台村三村联合成立干江追梦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，每个村占33.33%股份，共同开发滨海小火车项目……

上栈头村主打亲子游，炮台村主打红色旅游，垟坑村主打研学，双兴村主打康养……每个村不同的旅游定位，避免了村庄间的恶性竞争。

“4951”模式，保证了富裕的均衡性，而旅游项目的选择，则保证了项目收益的长久性。

上栈头村的玻璃吊桥，是台州最早建造的玻璃桥，它的唯一性，在于面朝东海。“我们几个干部5天跑了7个省，考察各地玻璃桥的运营情况。”吴法林说，“景区要持续发展，项目就要提升，我们经常出去考察，取长补短，根据村里地理情况，选择项目。”

炮台村的高空玻璃漂流项目，全长2100多米，滑下来要11分钟。“我们为了高空漂流，去外面考察过多次，它们都建在山里，我们村按照自己的地理风貌，重新设计线路，山海，都能看见。”炮台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骆福忠说，这条高空玻璃漂流，设计了7个360度大转弯、14个90度转弯，“又刺激，又好玩，玩过的人，经常又带朋友亲戚来。”

政府支持

“我们现在想的，就是如何把游客陆陆续续往山上引荐。炮台村保留了300多间石屋，有些有上百年的历史。”骆福忠说，要让游客体验感好，交通畅通是最基本的。“我们村的路和上栈头、白毛岙、双兴村，都已经串联好了，接下来还想尝试和上礁门村连起来，我们不能让道路的阻塞，影响大家旅游的心情。”

乡村要振兴，政府是最有力的后盾。
据了解，2019年上栈头村首次分红后，干江镇成立了每年500万元的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，用于景区之间的道路、路灯、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，现在已经连续投入3年，投入资金达1500万元。

“现在旅游搞起来了，但是游客去哪里吃，去哪里住，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。”吴法林说，让游客享受吃住游乐一条龙服务，是上栈头村接下来要做的，“我们上栈头村，接下来还将村里的一些老房子改成民宿，非常有特色。”

上栈头村村民詹加庆看到了商机，“我带朋友去玩，大家反映项目很好，但是吃饭不方便，我就回老家来，打算做餐饮。”一直在外做工程的詹加庆，决定回到村里，“我们也是配合政府，能发展一下村里，能配合一下村里。”



网红旅游项目悬崖秋千。

在乌岩头，体验不一样的乡村



村里的一屋一景，都是游客拍照的背景。



乌岩阁。



见素艺术创作工坊一角。

本报记者王佳丽 实习生蒋枫/摄

8月，黄岩区宁溪镇乌岩头村迎来不少避暑的游客。在清冽的溪水中踏水捉鱼，在狭小的石道追寻蝴蝶，踏上黄仙古道，走过永济桥，穿过古宅民居，乌岩头村成为不少家庭的亲子乐游宝地。

2014年，乌岩头村被列入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培育村。随着对古村建筑的保护和利用，以及对建筑文化和村落历史人文的挖掘和延续，昔日的“空心村”重新焕发生机，并收获了众多不同类型的荣誉——中国传统村落、国家森林乡村、浙江省AAA级景区村、浙江省“美丽河湖”等，诞生了浙江省“乡村振兴十大模式”中的“能人带动模式”，还被列为全国美丽乡村“千万工程”七个典型案例之一。

荣誉的背后，是乌岩头村以“美丽生态”撬动“美丽经济”，展开了一幅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的画卷。

政府主导加外部借脑

立足古村实际，乌岩头村采用政府主导与外部借脑相结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。

政府主导，即以政府为主导，充分调动市场、高校等资源。黄岩区对古村的开发进行统筹规划，并发动区、镇、村三级联动，引入大量优质资源。

如何科学改造古村？当地借助高校力量，与上海同济大学产学研合作。2015年年初，杨贵庆教授及其团队开始参与乌岩头古村保护和开发利用。

乌岩头村的110多间老房进行保护性改造，保留老宅外观，优化空间格局，形成“乌岩灰瓦、青山绿水、石桥道地”的风格。

“乌岩春居是老屋改造高端民宿的一个样板，房子内部重新装修，更适应现代生活，院子改造成茶廊。”乌岩头村党总支副书记吴俊说。漫步古村，曾经荒废的打米厂如今成了村民文化生活的礼堂，服务游客和咨询的中心；曾经倒塌的老房子被清理，建起了阁楼和小广场——乌岩阁广场，成为村民和游客休息、非遗表演的场所。

送智进村，教授下乡，给古村发展带来了新思路；乡野建校，田间开课，开启了校村深度合作的新模式。2018年2月6日，全国首家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干部培训基地——同济·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在黄岩宁溪揭牌成立。“同济·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分为南校区和北校区，南校区就设在乌岩头村。”吴俊说。

村里还相继吸引了书吧、茶吧、陶艺制作、扎染等文创工坊入驻。见素艺术工坊，包括见素艺术创作坊和见素书院，组织策划了不少手工和阅读活动。

在推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，乌岩头村也在探索文旅产业融合的新形式，“目前，我们正在通过‘村集体+高校+企业’的合作形式，打造高端民宿项目。”黄岩区宁溪镇人大主席金炜民介绍。

村民敲开“致富门”

好生态成为“聚宝盆”，古村的变化，也给村民生活带来了改变。

穿过古色古香的石墙和民居，来到“乌岩头民俗博物馆”。博物馆的前身是晚清时期陈熙三兄弟的旧宅村，也是老陈曾经的家，如今他是博物馆的管理员。

博物馆的工作相对清闲，老陈便在门口小房间开了一个小卖部，顺带赚些“茶水钱”。

陈元彬经营的竹隐泉山庄，就在停车场边上的显眼位置，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。两层楼高的新建楼房，特意与村子风格统一。跟陈老板穿过内堂，步入后院，发现里面别有洞天。“这些瀑布都是我自已改造的，上面那个瀑布更好看！”游泳池已经修好了，现在还缺一个上下水扶梯。“我打算让这些藤蔓沿着架子爬上去，做一个天然门。”说起对自家后院的改造，陈元彬开始滔滔不绝。

山庄和后院的设计都是陈元彬亲自操刀的，“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一幢房子和场地，如今把房子建好了，又开办民宿餐饮赚钱，我的理想和生活齐头并进了。”

随着古村的重生，更多的新业态逐渐产生。乌岩头村将村集体6间房子出租，让更多的民宿、酒店入驻，为古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同时，也盘活了集体资产，壮大村集体经济。

与此同时，多个农业合作社成立，猕猴桃、“红美人”、娃娃鱼等特色种植和养殖启动，为乡村旅游“添了一把火”。一方面，通过果园观光、生态采摘等项目，增加乡村旅游新业态。另一方面，农业合作社优先雇佣本村村民，为村民提供工作岗位，增加村民收入。”吴俊说。

接下来，乌岩头还将投入资金修复黄仙古道，提升配套设施。这些项目完成后，将联动各个景点，盘活种植基地，将乌岩头进一步打造成赏景品、采摘游玩、古村研学、康养休闲、生态示范、生产创收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村。

台州党史 红色故事

包定与亭旁起义的故事③

英勇就义，碧血洒芳草

李兆建/文

5月26日拂晓，亭旁农民武装高举红旗向亭旁进军。农民武装部队以红布为号，手持火药枪、土枪、手枪、大刀、长矛，沿途群众纷纷加入，队伍壮大到1000多人。当地土豪劣绅吓得仓皇逃窜，有的逃往宁海，有的逃至宁海县城。农民武装部队迅速占领了亭旁。红军总指挥部设在包家村的包子窰家。

亭旁的城隍庙里人烟聚集，群情激昂。农民武装部队和群众上千人齐聚城隍庙，包定上台宣布解散当地所有国民党反动机构，庄严宣告亭旁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。第一面镰刀斧头大红旗在原国民党亭旁区分部门前冉冉升起。顿时，会场沸腾起来，口号声、鞭炮声、欢呼声响成一片。亭旁起义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，被后人誉为“浙江红旗第一飘”。

包定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后，宣布实行共产革命，没收地主土地，焚毁契据，开仓济贫。革命委员会发布文告，宣布逮捕反动豪绅，向日派粮派捐，收缴枪支。接着，在亭旁街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。整个亭旁街到处是鲜红的标语、传单，群众欢欣鼓舞，纷纷要求参加起义部队。

亭旁起义的枪声震惊了浙江全省，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何应钦急令省民政府和省防军立即组织“围剿”亭旁红军。5月26日，国民党省防军驻海门的第五团和驻临海的国民党军集结在临海车口、东塍等地，准备进犯亭旁。驻宁海的省防军进入珠岙，向亭旁进发。驻海游的省防军郑俊彦连亦蠢蠢欲动，伺机进犯亭旁。亭旁红军处于三面夹击之中。

26日下午4时，亭旁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获悉情报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有计划地将部队撤至亭旁附近，待国民党军进犯时再包围反击。于是，包定指挥红军一面组织精干力量向南溪方向撤退，一面连夜派交通员分别去海游、珠岙方向联络，并通知各路起义部队就地疏散，待令行动。

在亭旁举行暴动的同时，宁海的桥头胡、梅林一带也组织了六七百人的农民武装，进行编队，发给臂章，买来20余条土枪、手枪，并派出交通员与亭旁联系。5月26日夜，珠岙等地获悉国民党武装要向亭旁进犯，珠岙、秦洲、前童、天台洪畴、欢岙、临海大田、两头门等地千余农民武装汇集到珠岙，准备声援亭旁。27日夜，他们在珠岙叶家祠堂集会，一致推选中共珠岙区委负责人陈祥为珠岙路红军临时总司令。陈祥当即决定率部赴亭旁支援亭旁红军。就在将要出发之际，他们接到情报，得悉亭旁红军已经撤向山区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县委决定珠岙路红军疏散待命，保存力量，党团骨干也分散隐蔽。

5月27日黎明，亭旁红军部队根据行动部署开始撤离亭旁。此时，驻海游的国民党省防军郑俊彦部率先进犯亭旁。他们慑于红军声威，不敢贸然进入。当得知红军已经撤离，才敢进村。这时，包定和杨成童还在包家村里，闻敌人已经进村，他们两人头戴笠帽，身穿蓑衣，肩背锄头，化装进村，与进村的敌军擦肩而过。

27日下午，向南溪方向撤退的亭旁红军在狮子岭与来犯敌军接火。红军战士因为枪劣弹少，且战且退。当红军退至虎院头时，据险阻敌，伏击敌军。当国民党军进入红军射击范围时，指挥员一声令下，红军的土炮、长枪一齐开火，打得国民党军四处逃窜。此时，从临海方向的国民党省防军也已经扑来，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，难以坚守。为了保存实力，红军指挥部决定将武装人员化整为零，疏散隐蔽，转入地下斗争。一部分人员由梅其彬率领转移到尖山上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一个月，最后也都转回地下斗争。亭旁起义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失败。

国民党军占领亭旁后，对包家村的包子窰家进行了搜查，凡是在农会干部及起义领导同志的家，尽被敌人捣毁。各村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，白色恐怖笼罩亭旁。宁海中学被敌人封闭解散，宁海中学党支部的成员在艰危的情况下逃出宁海县城，各地的农会、工会、妇女会也都被迫解散。敌人以千元重金悬赏缉拿包定。

这时的包定，和宁海县委其他同志撤到珠岙。他决定在各地设立秘密联络点，待机重新起义。但是，这一设想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难以实现。不久，包定奉命转任中共天台县委常委，负责农运工作。他化名袁应吉，改称是台台人。在天台县委常委领导下，发动和组织农民，进行减租、闹当、平粟等斗争。由于叛徒出卖，天台县委遭到严重破坏，包定在危难之际受命担任中共天台县委书记。陈祥担任天台共青团县委书记。他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坚持在天台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。有一天，包定路过赤城山顶，见晚霞满天，层林尽染，万山披红。他触景生情，写下了一首诗，以抒发自己心中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。“赤城山上晚霞红，落日余辉映碧天。荒村新楼岿岿上，孤树寒鸦噪涧边。灰黄衰柳临风抖，苍劲劲松迎雪坚。红旗插遍台山日，喜看万民忙分田。”

由于天台县的党组织创建较晚，工作经验不足，包定到天台后，和县委同志一起编印宣传材料，传授工作方法和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，晚上深入到村里召集群众开会，宣传革命道理。包定和陈祥等同志一起，在天台山顶、前洋潘、崔岙等地，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，建立农会，并着手组建农民武装。

由于包定、陈祥他们一直在偏僻山区乡村活动，从未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，经过县委研究，决定直接去杭州找省委汇报请示。1928年3月28日，包定和陈祥出发了。他们到杭州后再次发信给省委机关，并在信中告知自己的联络住址。他们没有想到，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在2月已被国民党当局破坏。他们所发的信件均被国民党特务截获，信中暴露了他们在杭州的居住地点。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他们在杭州武林路的住所。包定和陈祥同时被捕，被关押在杭州浙江陆军监狱。

包定和陈祥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，坚贞不屈，拒不屈露党的机密。在敌人设立的法庭上，包定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，与反动法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，但视死如归。他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：“我在外面不易回家照顾孩子们，这是你们所明白的，盼教孩子们踏着父亲的足迹，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。”

1930年6月22日，包定在杭州松木场英勇就义，时年29岁。牺牲前，他慷慨写下了最后一首诗：“碧血洒芳草，正气壮山河。寒刀光闪闪，高歌《国际歌》。”

包定和他的同志们所领导和发动的浙东亭旁起义，是党领导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，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伟大实践。亭旁起义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，并创建了红军，在短时期内组织发动了周边几个县数千农民武装，控制了几个区的局势，其声势和规模在浙江全省都是空前的。1928年6月，党中央作出了《关于亭旁游击战争的指示》，高度肯定了这次暴动。《指示》指出：“这次亭旁党部能够利用农民生活最痛苦的时候（青黄不接的时候），发动当地农民平粟、抗捐、抗麦租及加资斗争，并且根据当时群众斗争要求与情绪，聚集农民武装用游击斗争的方式去求群众斗争的扩大与发展，中央认为是必要而且正确的策略。”

包定和他的同志们所领导和发动的浙东亭旁起义，将永载革命的史册并熠熠生辉。